

世代的悲痛,历史的心结

——看见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创伤

记者 谢丹 摄影报道



罗寿祥(左前),86岁,烂脚老人,现住衢江区湖南镇湘湖村。“现在脚还是烂的,但是已经麻木了,流血也没什么感觉,只想平静地跟家人过完这辈子。”



吴发贵(中),87岁,烂脚老人,现住衢江区峡川镇峡口村。“脚背和脚跟烂得深可见骨,后来衢化医院免费帮我治疗,政府还帮我翻修了房子。”



黄亚君,87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受害者遗属。“跟记忆里的妈妈一模一样。”她的妈妈郑冬香感染鼠疫去世,父亲留给她一张母亲的照片,每次捧着妈妈的照片,黄亚君都忍不住思念落泪。



姜春根(左),81岁,烂脚老人,现住江山市大陈乡大陈村。儿媳徐妹花(右)待其如生父,在她的精心照顾下,姜春根逐渐走出了伤痛与自卑。



吴宝树(前),77岁,烂脚老人,现住江山市四都镇四都村。“只记得以前在打稻谷时割伤了脚被感染了,后来通过植皮手术基本治愈,但前几年干活不小心弄破又烂开了。”



华东良(左),85岁,烂脚老人,现住柯城区姜家山乡塘头毛家村。“以前我这个脚虽然烂,但是我想过得好,所以我在生产队会很干活,还是讨到了老婆。”



毛水达(前),87岁,烂脚老人,现住江山市长台镇敬老院。“5岁时日本兵逼我用麦秆吸掉一壶水,后来就发疯了。长大后放牛时,腿被树刮破,就开始烂起来。”61岁时他作为孤寡老人被送入敬老院。



徐生泉(右),78岁,烂脚老人,现住柯城区石室乡石室二村。“我老婆曾经在卫生院工作,都是她帮我护理的,所以植皮手术后恢复得比较好。”



徐朝顺,82岁,烂脚老人,现住丽水市莲都区灯塔小区。老人坚持在医院由志愿者为他换药包扎后再拍摄。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武器研发和人体实验,将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细菌武器投入实战,对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伤害。

从四月份开始,记者先后在浙江衢州、义乌、宁波、丽水,江西上饶,湖南常德等地,走访并拍摄了部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亲历者、受害者遗属和细菌战烂脚老人。

这是一次与时间赛跑的采访。“侵华日军细菌战对日诉讼衢州原告团成员叶赛舟,于今天早上5点逝世,享年96岁。”5月25日一早,记者收到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馆长吴建平的信息,顿时心中感慨,没想到一个月前采访结束后与老人的道别却成了永别。

1997年8月,衢州、义乌的108位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组成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就日本细菌战造成的伤害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1999年,又有72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和遗属加入原告团,参与诉讼。这一诉讼历时10年,最终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中国原告请求的“败诉”而结束。如今,这180名原告中大部分人已陆续带着遗憾逝去,尚健在的老人则用不同的方式思念着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

1940年至1945年期间,侵华日军在浙江丽水、义乌、衢州以及江西上饶等地播撒细菌后,当地有不少老百姓因感染炭疽菌出现腿部腐骨蚀肉、难以愈合的顽疾,而且由于这种病菌能够长期存在于自然界中,所以在1945年之后,仍有人不幸被感染,烂脚终身。这些老人因为这双烂脚,有的孤独终老,有的自卑抑郁,苦闷一生。据吴建平介绍,十年前有过一次走访调查,当时衢州健在的烂脚老人有300来人,如今只剩下10余人。近年来,在社会的救助和家庭的关爱下,一些烂脚老人逐渐走出了阴霾。

战争给这些老人带来的身心上的伤痛已无法弥补,这些伤痛就像烙印一样刻在老人们身上和心中,当这些老人带着未竟的诉求离去,那些伤口终将愈合为历史记忆的疤痕。愿所有未能等来道歉的灵魂,都能在后来者的铭记中获得安宁。



叶赛舟(前),95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受害者遗属。王翠玉(后),94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亲眼目睹日军入侵宁波。两位老人在医院相识后一见如故成为朋友。今年5月25日,叶赛舟病逝。



金效军,80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受害者遗属。“这块包袱布上有我外婆绣的花和留下的血迹,我妈妈告诉我,外婆感染霍乱菌死后,遗体就被防疫队搬走了,家里只找到这块布,一直保存至今。”



胡贤忠,93岁,侵华日军宁波细菌战受害者遗属。“我家原来在开明街开骨牌店,生活安宁,日军播撒鼠疫跳蚤后,我的爸爸、妈妈、姐姐、弟弟相继去世,至今我也不知道去哪里祭奠他们。”



王明光(左),83岁,侵华日军义乌细菌战受害者遗属。“我的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因为感染鼠疫死了,这种悲痛我永远不会忘记。”



庄启俭,78岁,侵华日军丽水细菌战受害者遗属。“我的奶奶感染鼠疫去世,1997年,我以受害者家属身份开展历时20余年的调查,撰写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丽水(1942-1944)》一书。”



易孝信,92岁,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遗属。“餐竹难书!”老家易家湾村染疫者睡在地上,亲友哭嚎的景象他历历在目,退休后他在书房里写出了十万多字的回忆录。



郑理凤,91岁,侵华日军上饶细菌战受害者遗属。“爸爸妈妈被细菌战害死了,什么事情都能忘,就是这件事忘不了,现在能让我开心的事就是抱抱孙女。”